

俄而蓮步行路中，風儀萬千顯絕色。漸小漸渺逝空冥。微笑百媚迷人意，不依法行作右繞，汝却左轉反常情！稽首之時前身顫，狀似天妃叩頭然。八次叩首二問安，應屬仙子或天人。此物只應天上有，足跡漫遊遍諸國。老密生平食百味，來此發心甚稀有。善業習氣必深厚，我仍有言待問汝。今夜欲往何處去？汝等具何神通力？云何知我住此處？

環珮珠玉響瑣璫，
如今行近我身時。
如是隱顯多變化，
左盼右眄溢風情。
周匝左繞似天人，
觀此知係羅义女。
九次頂禮三問安，
外形雖效天妃禮。
汝所供奉青玉瓢，
膝蓋着地似男子。
汝所供奉青玉瓢，
人間難覓此皿樽。
奇事軼聞歷百千，
此酪應是天上物。
汝乃善德之仙子，
我心隨喜甚雀躍。
莫作誑語接實答！
汝之宮室在何處？
能予何種之成就？
聽人傳說而來耶？
女郎回答道：「尊者啊！因爲你昔世多積福，
能遇見成就的殊勝上師。他的甘露口授和光
他行。心生勇猛，決誓速疾解脫生死狂流之
精進修持。於內光明三昧，得究竟自在故，
蒙生種種隱密心念，清晰明朗如明鏡照物一
屬和族類你是瞭如指掌的，但你却示現佯作
自應誠實稟告，尊者大師！祈慈悲垂聽！」
的五姐妹重宣此義，同聲歌曰：

包夏河畔積雪谷，
降生奇異大丈夫。
今生遇大善知識，
但聞嬌媚嬉笑聲，
忽如黎明之晨星，
必係仙靈或天人！
諒係神變空行女！
以目敬禮應向右，
或係天人或幽靈。
眼波微動示敬意，
似是而非汝自知。
汝禮不似其他禮，
外飾衆寶美莊嚴。
密勒老朽見聞廣，
未嘗飲斯鮮美酪。
汝等言行非尋常，
汝等言行非尋常。

恆享加持之甘露。
難捨世間已能捨，
常住超絕法身體，
已得自在具大力，
種種變化難思議。
全身毛豎感淚泣。
佛子喜笑金剛者，
我等福薄種性劣，
祈以大悲哀攝受。
澤潤身心意滿足，
從此發心最上乘，
得大自在容彩煥，
心性根身與種類。
君見佯作不知情，
種性阿咱達惹達，
能作種種勾攝業，
身騎熙日光芒駒。
參與密乘會供輪。
天谷之下右側邊，
山頸有湖似淨瓶，
常有雲霞作籠罩，
意圖侵擾作障礙。
感化衆魔齊懺悔，
吾等住所卽在彼。
願求金口賜甘露，
祈賜清淨之甘露。
她們以美妙的音
啊！前次你們來此時
攻擊，想傷害我，並
外顯諸境皆爲心之變

汝之心意成熟故，難行苦行已能行。如是精修禪觀故，離戲境中無動搖。隱顯無礙降敵障，具信徒衆親睹此，是故尊如頂髻寶，一切衆生依怙也！空中飄行非人也。願興清涼大慈雲，消除貪瞋諸熱惱，殊勝佛芽得茁長。三昧光明力圓故，親友住處及習氣，權詢吾儕之名姓。常游屍塚之幽靈，能賜世間各成就。今夜欲赴天竺國，吾儕居處有宮堡，雪山頂髻似琉璃，白雲繚繞逸塵寰，此卽遐邇聞名處；去年夏季初月時，尊心無惱無瞋怨，羣求有怨哀攝受。消我苦灼之熱惱！得飲無盡之法水！示現極爲兇惡可怖的，且對我作種種的嘲笑現；又澈悟此心實爲

心見一切皆幻化，專志勤修無他顧，已得相應等虛空，偏一切處諸禪定，示現廣大諸神通，心生敬仰大歡喜，萬衆供養歸敬處；今日誠心作稟告，眼前排坐五姊妹，普降加持大甘露，度脫極難度脫人；尊乃密行瑜伽士，能知他心及一切！無不了然如掌物。吾曹世間羅刹女，善變世間空行母，今晨來自虛空殿，清涼森林屍塚處，座落三尖雪山頂，日月光照極燦耀，山腰以上地基處，碧玉天母大雪山，吾等曾來尊者處，慈願善法如雨降，今日來謁人中尊，噫嘻人中大丈夫！清涼熱惱大解脫！」

迷境之妖魔障擾無絲毫之怯弱或畏懼，依上次的經驗看來，你們一定曾經侵擾過那些專心修持的善士，和傷害了許多普通的百姓。對這些過去的惡業你們應該披誠發露懺悔，發誓以後縱遇生命之危，亦決不再作任何損惱衆生之事，發此堅誓後我才可以爲你們授皈依及菩提心戒。若不如此，就會像俗話所說的『打官司，破家當；伴牛行，墜險崖！』一樣。不能授予你們上乘的（菩薩）戒。你們也難成爲荷担甚深密法之法器，請專心一意聽我這個老頭子爲你們唱一首解釋此義的歌曲吧：

「吉祥今晚子夜時，東方天空現光明，
頓除深闇之黑暗，足跨月輪光芒駒，
汝等仙靈五姊妹，寧非世間空行耶？
有一恬靜適人處，靜坐習禪悅人意。
有一瘋人習禁行，其身不畏冷或熱，
於不作意心要法，剎那無散離修觀！
你我歌唱相酬對，我乃修行瑜伽士，
如今相識心歡喜，此乃往昔善願兆，
煽動宇宙衆鬼妖，去歲某夜深漏時，
淬毒矢彈如雨降，發動魔軍樹魔幢，
了悟心性亦是空，種種侵害欲殺我，
眼見汝輩之惡行，魔擾障礙皆幻變，
今年此時深夜中，我心哀痛極憐憫，
顯示虔敬美妙姿，汝曹感動心轉變，
我身三脈之上端，恭敬至誠合雙掌，
無可比倫大恩師，清淨莊嚴如報佛，
放射慈悲大光明，掃盡垢染及雲翳，
如是現量之境界，激展證悟之花蕊。
汝等當下能見否？」

噫嘻！世間空行母！

若不能見乃障重，若不發露誠懺悔，

尊者心中有月輪，光射徒衆之心輪；

無始時來諸罪業，

難成甚深大法器。汝等一心瞋忿重，怨惱易生難馴伏，惡行狡詐串習故，日後當受苦逼報，故應發誓持密戒，持戒（首要在自保），遑論利他弘法事？善不善業細分別，微細惡業亦擯除，故應警覺持淨戒。欲樂過患若不思，輪廻牢獄何能脫？深觀一切皆幻化。一切六道父母衆，必將墮入小乘道，是故應發大慈悲，我適所說善法語，若能聽受謹奉行，當爲大乘瑜伽母；你我將成法兄妹，見行相合而成同志，行道一致成法友，功德事業究竟已，往生清淨現喜國⁽³⁾，必於彼處得相會。

尊者歌畢後繼續說道：「美麗的女郎們啊！這是一個充滿穢垢的世間，現在又逢極端惡濁之時。衆生的煩惱皆非常粗重難馴，所以一時要想完全淨除身心之煩惱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你們應該先好好審量自己的能力，然後再去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能夠持守的戒律。」

長壽女五姊妹說道：「尊者啊！因爲你的深摯慈悲，顧念我們，所以才一再叮囑要行善業和重因果，我們非常感激。但是我們從前於大屍林生哈那處已經在智慧空行獅面佛母，打馬那屍林母，忿怒綠淨母等護法空行以及瑜伽女比那金剛得大成就，諸尊者前聽受過善惡因果之道，和發菩提心的種種功德了。所以請你說法不要只限於這些範圍。至於不久前我們來此向你示現種種禪惡忿怒之相，是因爲要測驗你們這些山居修禪的瑜伽士究竟修證到了什麼程度的原故。同時這種（逆緣）亦能增進修行人的證境。我們示現兇魔之相前來侵擾，實際上是爲了護持佛法的原故！心中原沒有存意作絲毫的侵犯的。所以祈求你無論如何爲我們講授發菩提心戒吧！」

尊者答應了她們的請求說道：「女郎們啊！你們這樣虔誠的祈求，我怎能不傳授呢？你們現在就隨力準備供品和曼陀羅，頂禮供養（上師三寶）。你們在我這裏發菩提心，我也不需任何世間財物的供養，只要你們各人供養我（自己所修成的）世間成就

，同時告訴我你們的名號就行了。」

五姊妹聽了異常歡喜雀躍，當即整列肅立合掌向尊者謝恩頂禮。站在中央爲首的女郎說道：「我是五姊妹中的首領大姊，名叫吉祥長壽女。我向你供奉護佑子孫隆盛的成就。」

養你明鏡圓光（預知過去未來之成就）。」

最右邊的女郎說道：「我的名字叫做青面麗女，我供食寶豐盈之成就。」

左邊的女郎說道：「我名叫不動天麗女，我供養你吉祥幸福食糧豐盈之成就。」

最左邊的女郎道：「我名叫善傳能行女，我供養你牲畜繁昌之成就。」

於是尊者就一個個的傳授她們皈依和別解脫戒，以及大乘行願二種菩提心。然後將各戒之要義及菩薩學處廣爲宣說，這幾個世間空行母都心生歡喜，嘆爲希有。對密勒日巴說道：「我們雖然不能百分之百的像你所說的一樣去行持，但我們必定盡力不違背你的吩咐，使言行與佛法相合。你的恩德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說畢就頂禮尊足，繞匝多次；隨即以神通力向空中飛去，在天空遠處化成光明消失不見。

在該月下旬時，前次於十一號夜晚來擾尊者的狂傲八部天魔鬼衆，示現將軍姿態，各各率領部從鬼卒來謁尊者。那具有神通幻變力的世間空行母們，也以極端俏麗嫋媚的少女姿態出現。他們身上滿飾各種珠玉，手腕上帶着玉鐲，頭頸掛着纓絡，環珮琅璫，輕風中衣裙飄曳，儀態萬千，率領着僕從及眷屬降臨對面空中。他們齊向尊者遍洒各種鮮花繽紛如雨。又以上好燃香，美妙音樂，以及各種豐盛妙食供養尊者。然後說道：「尊者啊！你心中的悟境與三世諸佛之究竟心要一般無二，請你慈悲向今日與會大衆們開示一下最極的了義法吧！」

（未完待續）

① 原文作右頸處，但不知此「右」是就對著該山而言，抑是就山本身而言。

註解

②

瘋顛行——密宗瑜伽士修證到了很高的境界，相當於八、九地菩薩位時，多示現瘋狂之像。其心已現量的趨入一切平等的境界故

，對世俗所謂的淨垢善惡等已超脫無礙，因此其言行每似狂人或瘋子。本書著者即是有名的西藏瘋行者。以瘋狂行打破一切世俗之善惡取捨等境界，才能達到高度的一味境界。瘋顛行在密宗的道地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③ 現喜國——即東方不動如來之淨土，號名現喜。

正

正

正

（上接第29頁 我對佛制改革的意見）

（九）寺廟及教會的組織與權限

寺廟組織系統與教會組織系統比衡，中央所在地設中央總寺一所，統理全國所有寺廟。省市設總寺一所，統理全省所有寺廟。每縣市設總寺一所，統理全縣所有寺廟。

各級寺廟主持人應改爲選任制度（廢去傳賢，傳法子孫等習慣已如上述），凡主持人產生，須經過各該地教會，會同上座大眾二部，在上座師中選出，再呈報上級教會，與上級寺聘任之，如中央總主持人選出，則無呈報手續。中央寺主持任期五年，省縣以下寺主持任期，均屬三年，連選得連任。（對詮敘，懲戒等條例另訂之）。各級寺廟與各級教會——（在中央所在地設中國佛教總會。在省爲中國佛教會△△省分會。在縣爲中國佛教會△△省△△縣支會）平行，寺廟負一切佛教事業任務。教會負協助寺廟，與對內對外聯絡任務。其行政處理權，屬於上級寺廟，指導監督權，屬於上級教會。寺廟與教會的主持人，既均由各該級上座、大眾二部選出，（寺廟主持人由上座選出，教會主持人由大眾部選出）除對上級寺廟與教會負責外，同時也要向上座大眾二部負責，以至做到大公無私，免除玩職弄權之弊，因二部師既有選舉權也有罷免權。爲後代僧尼樹一支光明燈塔。不要各不相讓的僵持着，反被一般世俗非真正佛教徒跑進來，喧賓奪主。

我說的這段話不是蓄意攻擊人，而是以往全國各地佛教的現象，確是如此。凡我僧尼同胞對此應有所警惕。我的改革主張不過是拋磚引玉，希望佛教大德們一致起來，共同研究這個問題。